

俄罗斯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土著民族现状*

张 松

摘 要：分析了黑龙江下游(下阿穆尔)土著少数民族，主要是乌尔奇人、那乃人、尼夫赫人的现代民族发展问题，他们对 21 世纪经济和社会变革环境的适应问题。记录了这些土著少数民族的现状，包括：人口问题、基础设施、传统经济、文化遗产、宗教。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关键词：黑龙江下游 少数民族 现状 社会问题

作者简介：张松，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内陆亚洲研究。

今俄罗斯境内的下阿穆尔(黑龙江下游)土著少数民族在历史和文化上与我国东北各少数民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俄罗斯经过一场社会历史巨变之后，这些土著少数民族的现状如何，一直是我国学术界需要了解的。然而限于种种条件，我国学者目前还很难深入俄境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长期的深入细致调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学术界首先就要关注俄国民族学者的相关调查研究了，借此先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现状，为今后的实地调查做比较充分、有针对性的前期准备工作。

俄国学者的最新调查报告是加耶尔、巴季亚诺娃、施皮涅夫的《后苏维埃现实中的下阿穆尔土著少数民族：根据 2012 年 8—9 月民族学考察队前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调查资料》(Гаер, Батъянова, Шпинев, 2014)，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库页岛及周边区域中的日俄经略史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9VJX045)。

该调查报告作为“应用、紧急民族学调查”第238号（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прикладной и неотложной этнологии, №238），2014年由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刊行，只印了100册。三位作者均是考察队成员。第一位作者叶夫多基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加耶尔（Евдок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Гаер），社会和政治活动家、民族学家、苏联人民代表（1989—1991）、俄联邦北方和少数民族事务国家委员会副主席（1994—1996）。民族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那乃人古老的生活礼俗》（Гаер, 1991）、《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乃人的传统生活仪式》（Гаер, 2012）。第二位作者巴季亚诺娃·叶连娜·彼得罗夫娜（Батьянова Елена Петровн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北方和西伯利亚部一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有学术专著《19至21世纪初特勒乌特人的氏族和村社》（Батьянова, 2007）。第三位作者施皮涅夫·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Шпинев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技术科学副博士、自然科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叶尼科洛波夫合成材料研究所副所长，有7项发明。他是加耶尔的学生，曾在远东土著中生活多年。

下面介绍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考察队的组成和目的

远东民族学考察队的组成，是由于加耶尔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领导就如何解决阿穆尔土著居民生活问题而紧密合作的结果。在2012年初，加耶尔就向边疆区的区长提出了组建一支这种考察队的愿望，并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考察队在2012年8月15日至9月20日展开调查工作。这是后苏联时代第一支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机构支持的民族学考察队，考察队由本考察报告的三位作者组成。

考察队的目的是，阿穆尔土著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现代发展特点的调查，他们对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变革及环境适应战略的调查。

考察队为自己提出了以下任务：

1. 下阿穆尔土著民族聚居地现今民族人口学结构的分析；土著居民的人口学过程、迁移行为、北方土著少数民族家庭结构变化的记录和调查。
2. 民族城镇社会基础设施的揭示。
3. 传统经济主要种类（渔业、狩猎业、采集业）状况及其新的组织形式的特点的调查。

4. 在后苏联现实条件下, 下阿穆尔诸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世界观、节日和仪式特点的研究。

5. 民族和文化同一性的现代转换记录, 族际关系调查。

6. 土著居民社会活动现有形式的分析, 他们所显示的法律知识水平。

调查的地域主要是下阿穆尔地区, 那里混合居住着 7 个北方土著少数民族: 那乃人、涅吉达尔人、尼夫赫人、奥罗奇人、乌尔奇人、乌德盖人、埃文基人。考察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 6 个区: 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区、乌尔奇区、那乃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区、阿穆尔区、哈巴罗夫斯克区。考察队的进行路线包括以下居民点: 2012 年 8 月 15—21 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8 月 21—23 日: 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 8 月 23—27 日: 博戈罗茨科耶(Богородское)、布拉瓦(Булава)(我国清代的普禄, 是清廷管理黑龙江下游各民族的中心, 经常驻有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出的官员。参见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6); 8 月 28 日—9 月 1 日: 别利戈(Бельго); 9 月 1—2 日: 阿穆尔河畔共青城; 8 月 28 日—9 月 4 日: 阿穆尔斯克、阿枪(Ачан)、朱恩(Джуен); 9 月 2—13 日: 特罗伊茨科耶(Троицкое)、扎里(Джари)、上涅尔根(Верхний Нерген)、奈欣(Найхин)、谢卡奇-阿梁(Сикачи-Алян); 9 月 13—21 日: 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除了在村落和城市中的田野调查外, 还对各区和村行政机构提供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立档案馆、滨海边疆区国立档案馆、各区档案馆的文件和当地的定期刊物。还进行了摄影和录像。

二、人口问题

边疆区的人口问题同样是俄罗斯各地区的问题。首先是居民数量的减少, 平均寿命低, 出生少, 高死亡率(特别是男子), 这是劳动市场的不平衡导致居民的被迫迁移, 这是家庭制度毁坏的激烈过程。在少数民族中, 所有这些过程都有自己的特点。

下阿穆尔村落的多民族构成从遥远的时代保存到当代。大部分民族村在自己的活动中都是多民族的。同时, 在后苏联时期, 外来人口的数量确实在减少(企业关闭, 专家离开。所有人都离开了, 剩下的都是无处可去的人),

在某些村子，现在“外来人”构成了居民的大部分。例如，在乌尔奇区的布拉瓦村，根据2010年的普查，在其2224名居民中，北方土著少数民族有848人，其中有715名乌尔奇人，93名那乃人，20名尼夫赫人，8名涅吉达尔人，5名乌德盖人，5名埃文基人，1名汉蒂人。在其中共有约20个民族。在2012年1月1日，布拉瓦村的居民数减少到1930人。在边疆区所有的大村中都有大量族际婚。

在一些民族村中，与外来居民流失相关联的是，土著居民的人数在最近的两个十年中超过了外来人。北方土著少数民族照例聚居在那乃区，他们大部分是那乃人。在2012年1月1日，全区的北方土著少数民族为4764人（占全部居民数的27.2%），其中那乃人有4473人（94%），乌德盖人为167人（3.5%）。在全区14个村中，有8个村为土著少数民族聚居地，并存在着传统经济活动：辛达（Синда）、伊斯克拉（Искра）、乌尼（Уни）、达达（Дада）、奈欣、达耶尔加（Даерга）、扎里、上涅尔根。在奈欣实际生活的1785人中，土著居民有1288人，即65%。这是哈巴罗夫边疆区最大的民族村。部分被算作奈欣居民的人住在其他地方，有时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其他区，甚至别的地区，如伊兹拉伊勒（Израил）。

近些年，出生率增长的结果是北方土著少数民族居民的自然增加。例如，在2011年的那乃区，北方土著少数民族出生84人，死亡54人；在乌尔奇区布拉瓦村，出生和死亡的人数大体相等。值得注意的是，土著居民和外来居民的死因被分开。遗憾的是，根据从许多报道人那里获得的信息，在土著居民中，死亡率还有很高的百分比，多数为不幸事件、自杀和其他社会原因。

失业是因素之一，这对土著民族聚居地的人口进程有负面影响。2011年1月1日，在奈欣村有劳动能力的762名居民中，有422人失业。那乃区就业中心正在帮助克服失业。根据政府方面的资料，2012年1月1日北方土著少数民族共有204人就业。在2011年，那乃区的就业人数为204人，58人参加了社会工作。土著民族被安排固定工作102人。在2011年，39名土著民族（占派遣总数的30.4%）被安排进行职业培训：推土机司机、理发师、售货员、汽车司机、锅炉工。年轻人由于在本村无法找到工作而前往大城市或大的市镇，主要是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阿穆尔斯克、博戈罗茨科耶。民族村的大部分男性居民外出参加季节性工作（多数与捕鱼业和木材采伐业有关），离开自己的家庭3—4个月，有时是半年。这种长期离家

造成了不少危害。在最近十年,土著民族中不完整家庭的数量在增加。许多土著居民的孩子在幼儿园接受教育,在那乃区共有 30 多所幼儿园。

失业和与之相关的物质、心理问题导致了酗酒、吸毒。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平均寿命低于俄罗斯中部,尤其是土著居民。

接受过专业教育或者在高等和中等学校学习过的年轻人希望能够在城市和大市镇找工作。对此,父母积极帮助他们,这可以理解为,现代环境下,在民族村中,对就业前途、建立家庭、设施完善的住房的向往是人的本质追求。少数例外是教育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现在在安置工作方面更加具有可能性。

在边疆区,国家专门计划“哈罗夫斯克边疆区人口发展”正在进行中。其中加入了巩固家庭、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改善移民进程等措施。遗憾的是,关于边疆区土著少数民族的这些措施的特殊性在计划中并未反映出来。

三、居民点的基础设施

劳动和生活环境、心理压力在许多民族村中非常严重。上涅尔根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是这样描述村中情况的:人们在喝酒……因为社会经济状况严重。以前不那样喝。因此现在有许多孩子在幼儿园中。在一个村中没有正规的俱乐部,没有有线广播,没有通讯,无聊至极。没有区里的无线电广播,而以前有。光明在逐渐熄灭。距村两公里有煤气管道,而我们没有煤气,甚至在规划中也没有。人们说,我们是没有前途的村子。虽然我们有很高的生育率,但没有任何产业,在这儿,一切都糟糕透了。

(一) 学校

在许多民族村都建起了教学-文化综合设施。例如,在共青城区的那乃村别利戈有一所新学校,是根据一位大学生——未来的建筑师的独创方案建造的。新学校在 2009 年 8 月 30 日开学,2012 年有 43 名学生在那里学习。学校有 10 间教室,其中包括信息学教室和工艺学教室,还有运动厅、医务室、大礼堂、食堂。学校下面还附设幼儿园,甚至还有为来自邻村上坦波夫卡(Верхняя Тамбовка)的学生准备的宿舍。2011—2012 年在宿舍中住着 9 个孩子。在阿穆区,朱恩村和阿枪村都建起了新的现代化学校。

在哈巴罗夫斯克区谢卡奇·阿梁村,建起了设施完善的社会-文化综合建筑,于 2007 年开放。其中包括学校、俱乐部、幼儿园、校办小工厂、医

疗所、食堂、两个博物馆，其中之一的谢卡奇·阿梁岩画（Петроглифы Сикачи-Аляна）博物馆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格罗杰科夫博物馆分馆（филиал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евого музея им. Н. И. Гродекова）。

同时，在一些村中，学校建筑老旧，没有设备。例如，那乃区上涅尔根村的学校建筑必须扩建，该校的运动厅在一个半地下的房间内。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观察，学校教育的现代制度并没有遭遇边疆区农村学校有许多教师流失的现象：“现在，有更多的工艺学教师，他们前往那些村子，为了孩子，他们能够适应那里的条件。我没有看到任何不好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进入各种中学和技校。”（А. Дигор）但人们也提出了其他意见，例如，没有鼓励深入研究课程和促进学生逻辑思维发展的制度。

学校是村中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要中心，是保存和发展北方土著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那乃区（根据区政府资料），母语教学成为五所普通学校的教学科目：奈欣村的马克西姆·帕萨尔中学（средняя школа им. Максима Пассара）、上涅尔根村学校、辛达村学校、达达村学校、达耶尔加村小学。在利多加村（Лидога）学校，母语教学为选修。

那乃区的一些学前教育机构中，有民族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课程（辛达村、上涅尔根村、达耶尔加村）。

在那乃区的教学机构中，制订了促进民族文化和语言保护措施的计划。开设了母语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课程，进行民族体育形式的比赛，母语和民族文化知识的竞赛（其中包括低年级学生），举办手工制品、绘画的展览会，出那乃语的墙报。在区中心特罗伊茨科耶镇，在区教研室，母语教师统一工作，建立教师先进经验的卡片索引。在奈欣村，以学校为基础，建立了现代学校条件下母语教学经验研究和推广方面的实验基地。

母语教师们正在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水平。例如，马林娜·亚历山大罗夫娜·埃利通（Мар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Эльтун），上涅尔根学校的母语教师，是全俄专家级母语教师，还在边疆区讲习班“在教育制度现代化的条件下，生活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俄联邦北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土著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需求、语言权利”的工作中，宣读报告《双语环境中的母语学习》。奈欣村儿童创作中心的教师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马利诺夫斯卡娅（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Мальновская）和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基列（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иле）曾参加第二届土著民族艺术技艺远东国际汇演“时间的活线”。

一些教师在北方土著少数民族母语教材的编写上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温古恩(А. М. Вингун)是住在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尼夫赫语教师,现在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心工作。她是尼夫赫语课本和教学参考书《图画字母表》(Азбука в картинках)、《诗歌字母表》(Азбука в стихах)、《俄-尼夫赫语专题词典》(Русско-нивхский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等的编者。1982年,温古恩与合作者塔克萨米(Ч. М. Таксами)、普赫塔(М. Н. Пухта)编写出版了《尼夫赫语识字课本(阿穆尔方言)》(Нивхгу букварь: амурский диалект)。2001年出版教学参考书《尼夫赫人的民族文化》(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нивхов)。温古恩还获得了第7届国际展览交易会“北方瑰宝2012”参加者奖状。

对于母语的发展来说,除了学校的作用,其他有效的文化推动力也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在北方土著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没有电视节目,只有少量广播,缺乏互联网资料。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自然资源部,有保护传统方式和社会基础设施处,其职能之一是用北方土著少数民族语言出版书籍。现在,北方民族作家用俄语写了许多作品,再译成北方土著少数民族语言出版。著名民族文化活动家、《阿穆尔灯塔报》(Амурский маяк)主编、尼夫赫作家古丹(Е. П. Гудан)在该报上出版一版乌尔奇语版。

北方土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学校教育发展引人注目,但在这一领域也有许多与缺乏教师,首先是母语教师不足有关的问题。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市师范学校和哈巴罗夫斯克有关的北方土著少数民族部,那里研究北方各民族语言并培养这些语言的教师,但这方面的专家不足。深感遗憾的是,土著居民对保护和发展母语的不够。

在后苏联时期,针对来自少数偏远村落学生的寄宿学校在减少,有约17%的北方孩子失学而陷入无文化的境地。义务教育实际上已经停止,一些家长甚至教育机构的领导都对不是所有孩子都能接受学校教育的状况听之任之。

(二) 医疗机构

北方土著少数民族的医疗服务希望可以更好。在后苏联时期,医院和诊所的数量在减少。现在,只有在城市和大的市镇才有医院,由于缺钱和距离远,民族村的居民去医院非常困难。医生不足,一些偏远村落的居民很长时间不能找医生看病:“总是许多年也见不到医生!”在那乃区工作着29名医

生，其中北方土著少数民族 11 人（37%），在总共 148 名医务人员中，北方民族有 53 人。

2012 年 1 月，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心举办了关于尼夫赫人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圆桌会议。这一工作在《阿穆尔河口湾报》（Амурский лиман）上做了报道。这一措施的部分参加者回答说：“北方人的平均寿命是 49 岁，只有 8% 的土著居民能活到退休年龄。有五分之一北方地带的儿童身体发育不足，80% 的孩子表现为缺乏维生素。”

政府统计表明，在近两年，边疆区的不幸事件、服毒、外伤的数量在减少。例如在那乃区，这种事在 2010 年有 403 件，在 2011 年有 250 件。

医务工作者在谈话中提到，这样一些疾病在北方土著少数民族聚居地在扩展：麻疹、兔热病（土拉菌病 туляремия）、脊髓灰质炎。根据一些医务工作者的意见，这些疾病是由从中亚、中国迁移到这里的人带来的。结核病的病患在增加，有些家庭有数人得这种病，有些死亡事件就是由于结核病。肿瘤疾病在扩展。近两年，在那乃区登记的性病患者在减少，2010 年有 18 人，2011 年有 3 人。

酗酒是民族村真正的灾难。谢卡奇-阿梁村的一位医务工作者谈到，他的同村人“酒喝得吓人。有时三至五家编号，我们的编号是免费的，通过社会保障。谁在一年、两年内妥协了，谁没有坚持两个月。由于父母是酒鬼，有一半的孩子生来有病。因为酗酒，犯罪的事发生了不少，包括杀人。”

在最近十年，村镇中的许多医院、产室停办了，只剩下了几个医士-助产士点作为重要的医疗机构为北方土著少数民族服务。它们都设在适合的房间中。在这里，医生的工资不是预先定好的。通常，一名医士要为整个居民点甚至邻村人服务。去城里看医生，人们经常感到费用不足。例如，谢卡奇-阿梁至哈巴罗夫斯克的大客车很少，而租车去哈巴罗夫斯克要花 2000 卢布，而一些地方居民的月工资才勉强达到 4000 卢布。

在边疆区，正在进行医疗专家的培养。在 2012 年，那乃区的北方民族中，在远东国立医科大学学习的有 7 人，在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医学院有 5 人，在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医校 2 人。

北方民族的医生中有些著名的、有功勋的人，在积极参加社会生活。例如，苏联功勋文化活动家 П. Л. 杰丘利（П. Л. Дечули）的女儿 С. П. 杰丘利（С. П. Дечули），毕业于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长期在乌尔奇区布拉瓦村做医生，她领导过尼古拉耶夫斯克区的北方土著少数民族联合会，现在是 Гива

(吉瓦) 氏族学会的首脑。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城市的医疗机构还对村中居民实行巡诊。一件大事是 2013 年 6 月 5 日首次沿阿穆尔河派遣的“健康内燃机船”航线的开通,为的是前往那些难以达到的居民点,对成年人和儿童进行医疗防治,预计在 18 个村子停留,检查约 1500 名儿童和 5000 名成年人。

(三) 供给

村中的产品供应情况并不好。例如,奈欣村居民的商业网有 10 个各种商家和 4 个公共饮食处,其中 3 个学生食堂,1 个“玛丽亚”(Мария)小饭馆,1 个烤面包店。在商店经常出售生活必需品、蔬菜、水果。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区来说很典型。民族村中的商业企业大多属于外来户。

消费合作社的发展水平和当地生产者产品对居民生活的保障都非常低,市场上充满了中国生产的商品。在边疆区有 18 个消费公司,3 个有限责任公司,3 个狩猎合作社,有约 1000 人在这些地方工作。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农村有约 80 个商店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复兴趋势能够解决边疆区发展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无疑将促进北方土著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活动方式的复兴,如狩猎业、采集业以及副业的发展。

(四) 交通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区和哈巴罗夫斯克区的交通非常发达,阿穆尔区有铁路穿过。然而,这里的交通要比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落后。阿穆尔河下游、尼古拉耶夫斯克区和乌尔奇区的交通最为糟糕,水路客运的减少和航空业在后苏联时代的破坏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对于没有与中心有公路和铁路联系的偏远村落来说,恢复这两种交通方式很重要。这类村落的大部分居民属于北方土著少数民族。

朱恩村不方便的交通状况引人注意。这个农村居民的行政中心只有 10 公里砂石公路与铁路站点博隆(Болонь)相连。前往区中心阿穆尔斯克,去最近的诊所和医院(在埃利班村 Эльбан)要从公路交通换乘铁路交通。考虑到一昼夜经过博隆站的客运列车只有两趟,去区中心和医疗机构极不方便,费时又费钱。现在,修建连接埃利班与民族村朱恩和博隆站的公路是非常急迫的。博隆站不属于民族村,居民不足 1000 人,这里没有任何医疗机构(甚至没有诊所),没有俱乐部。与区里的公路交通能够改善阿穆尔区这个角落居民

的生活条件。

为了区域内交通系统的现代化，在2012年5月边疆区政府制订了国家专项规划“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交通系统的发展”，远景规划了航空基础设施的发展，铁路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其他措施，为居民用得起铁路、公路、水陆交通提供保障。

四、土著少数民族的传统经济和文化

自古以来，下阿穆尔土著居民的主要经济行业是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在远东归并俄国后，当地土著居民中出现了其他种类的经济活动——园艺栽培、畜牧业、养兽业。2013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杜马通过了支持养鹿业的法案，政府每年为每头鹿支付1000卢布，每月为每个养鹿人支付10000卢布。现在，土著少数民族主要从事业余狩猎。然而，森林被无情砍光，频发的火灾导致肉类野兽和毛皮兽的数量急剧减少。高效的机械化捕猎是促使猎场毁灭的主要因素，狗拉雪橇换成了雪地汽车、越野汽车甚至直升飞机，可以到达鱼产卵和野兽繁殖的最僻静的地方。那乃区70%的面积是土著少数民族传统自然使用的土地，但这些土地对于传统经济来说已不能使用。

谢卡奇-阿梁岩画有13000多年的历史，不仅在阿穆尔古代文物中占据特殊位置，而且闻名于世界。2003年，俄罗斯政府将其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选名单中。实用装饰艺术虽然属于阿穆尔诸民族的现代艺术，但传统的图案、鱼皮和兽皮工艺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萨满世界观顽强地保存在土著民族的意识中（主要是中老年人），它根植于遥远的古代，与对周围自然界（树、河、海、山等）的膜拜相关联。根据传统观念，整个世界居住着善神和恶神（房屋神、水神、林神、祖先神、助手神，等等），那乃人的最高神是恩都利（Эндури）。萨满世界观贯穿了传统习俗和仪式、民间文学、艺术，还触及到这些民族的物质文化。

苏联政府与萨满教进行斗争，致使古代文化的传播者遭受压制和惩罚。在这次考察中，考察队搜集到了关于苏联时期萨满受迫害的田野和档案资料。萨满受迫害的情节在这一时期被加入到古老守旧的萨满行巫术文本中（加耶尔的田野资料，20世纪70—80年代。富裕县三家子村的满族萨满神歌中也有类似内容）。苏维埃官僚最终也没能根除萨满教，在不久以前，下阿穆尔诸

民族举行了传统萨满仪式。古老的神灵至今还被敬仰：养育萨满、船神、石头奶奶（Дёло мама）和七个姑娘、谢卡奇-阿梁岩画，等等。许多猎人和渔夫在前去捕猎之前都要带着礼物来祭拜，祈求平安、狩猎或捕鱼成功。祷辞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随着萨满教的复兴，出现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萨满教的观念流传甚广。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区下普隆吉村（Нижние Пронги），村中心有一棵杨树，近几年树根被画上了萨满像，居民保护这棵树，给它上供。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区尼夫赫人村落马卡罗夫卡（Макаровка），不久前还过了熊节，这是以古老的熊崇拜为基础的。

那乃人、乌尔奇人、尼夫赫人的传统宗教信仰自古就受到邻近民族，首先是中国人的影响，其痕迹保留至今。例如，关于龙神（Мудур）、鳄鱼神（Пуймур）的信仰。在许多家庭中还保留着庙（Мио），这是中国象形文字的画图，象征着长寿、健康、幸福。

下阿穆尔的土著居民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成为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这比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大部分都要晚得多。这种情况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边疆区民族村的宗教格局。东正教对构成这里居民精神文化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的影响，要比其他西伯利亚地区弱得多。部分阿穆尔土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受洗礼，在十月革命前，受洗的人中那乃人占了最大的百分比。苏维埃政权贬低东正教，破坏东正教会在土著居民心目中的威望，民族村的不少东正教礼拜堂被关闭。在后苏维埃时代，一些村子的东正教堂又开放了。在乌尔奇区布拉瓦村有圣三一教堂（церковь Святой Троицы），所在的建筑物是1970年代建的食堂。修理房屋需要钱，但神甫弄不到。有许多乌尔奇人在教堂中服务。革命前在奈欣村有教堂及教区学校。近年，在奈欣村的发展规划中，计划建一座小礼拜堂，并已划拨了用地。

面对下阿穆尔土著少数民族的现状，考察队提出如下建议：

1. 启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历史学和民族学中学教材的编撰出版工作，支持土著民族语言教材和文学作品的出版。
2. 特别注意改善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设施。
3. 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区、乌尔奇区、那乃区、共青城区建立民族母语广播，建设民族母语因特网。
4. 充实乡村图书馆。
5. 巩固家庭，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土著少数民族改善迁移过程。
6. 促进消费合作社的发展。

7. 为森林再生制定预案，对作物种植和森林的采伐实行严格监督。

8. 建立边疆区土著民族代表大会。

9. 各区协会应该积极活跃其乡村分部的工作。

10. 谢卡奇-阿梁岩画分布带要成为文物保护区。需要确定文物保护区的边界，建围墙，组织对文物区的清理、防护，只留一个入口。必须限制无组织的游览者进入文物区，禁止在这里为赚钱而燃篝火、做饭。

在俄罗斯阿穆尔河下游的土著少数民族主要为通古斯语民族，这些民族与我国东北的通古斯语民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有着密切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历史经历和现实状况有着诸多类似之处。了解俄罗斯这些土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对研究我国相关少数民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松浦茂

2006, 《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 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Е. А. Гаер, Е. П. Батьянова, В. Н. Шпинев.

2014, Коренные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е народы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 в августе-сентябре 2012 г. М.

Е. А. Гаер.

1991, Древние бытовые обряды нанайцев. Хабаровск.

Е. А. Гаер.

2012,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бытовая обрядность нанайцев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в. М., 1991; Хабаровск, 2012.

Е. П. Батьянова.

2007, Род и община у телеутов в XIX - начале XX в.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иморья: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8—9—х классов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всех тип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8. 248 с.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Lower Amur River (Heilongjiang) in Russia

Zhang S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genous minorities in the Lower Amur region, mainly the Urqi, Nanay, and Nivkhs, and their adapta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foci of this article include population, infrastructure, traditional economy,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ligion.

Keywords: Lower Amur region; ethnic minorities; current situation; social problems